





四書考異上

總考九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原始

劉向別錄曰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者也

班固白虎通五經篇曰聖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論語何見夫子遭時變異

漢書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問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隋書經籍志曰孔子既敘六經講于洙泗之上門徒三



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于道或書之於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沒遂輯而共論之

皇侃論語義疏序曰魯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門人痛微言長絕景行莫書于是僉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爲此書成而實錄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軌萬代此書之出明不專一人

程子遺書伊川曰論語是聖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見得聖人處又曰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朱子語錄曰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其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

黃庭堅山谷集曰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事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由漢以來師承不絕比諸傳記最有依據

魏了翁鶴山集曰此孔門弟子之嗜學者於聖人容貌詞氣動容周旋之頃身體而心會氣感而機應故其所書親切有味凡一時師傳友授閱萬世如見

十一經問對曰弟子以平日所記輯而錄之如今人之語錄

郝敬論語詳解曰柳宗元謂是書成去夫子時已遠然亦是七十子存日記錄後人修輯中間覲面開示諸子處天機疊疊千古如生決非後人所能模擬



四書考異 卷九  
按諸家原述撰輯俱但云弟子門人不爲鑿指誰某  
言中理準討論者宜奉爲指歸也漢志以弟子門人  
別爲兩輩義疏謂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尤的  
王充論衡正說篇曰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  
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以獨一  
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己之時甚  
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者懷持之便也以其  
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不二尺四寸也  
賈公彥儀禮聘禮疏引鄭康成論語序曰易詩書禮樂  
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一尺二寸書之論語八  
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

按原書度數雖無關要義而聖人崇謙至意亦學者  
所宜知也漢杜周傳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  
律也三尺是舉其成數實則二尺四寸故鹽鐵論稱  
二尺四寸之律曹褒新禮亦寫以二尺四寸蓋凡大  
經大典古皆用此尺寸之簡以昭鄭重鄭氏云孝經  
謙半論語又謙半本諸孝經緯援神契今緯書不傳  
孝經春秋兩疏中可考驗也王氏云論語本數十百  
篇殊覺駭聽然溯未輯論時言之亦未可謂其夸誕  
王此言當時必更有本今不可稽

劉勰文心雕龍曰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  
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



四書考異 卷九 三  
論語義疏曰此一書或是弟子之言或是時俗之語雖非悉孔子語而當時皆被孔子印可也必被印可乃得預錄

朱子文集答韓无咎曰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今未有以爲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語錄不可廢之驗

經義考曰撰論語者意專主尊其師故于弟子之過俱書之以明師之善誘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季路之鼓瑟樊遲之學稼學圃孔子以爲野爲小人皆紀于策若後人爲之曲爲同學者徇沒而不書矣

按義疏經義考俱見得門弟子撰輯心事一出於至

慎至公斯可謂善說經者

李善昭明文選劉子駿移曹顏遠詩兩注引論語崇爵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

鄭樵通志藝文略有論語撰人名一卷

陸德明經典釋文引鄭康成曰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

傅休奕傅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孟子

陸九淵象山語錄曰鄭康成王肅謂論語爲子游子夏所編亦有可考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



四書考異 卷九 四  
輩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

按通志所錄撰人名恐卽源本崇爵識今其書不傳莫可詳矣鄭氏謂子游子夏等撰定似亦本子夏六十四人之說聖門文學之選游夏特稱夫子修春秋惟以示游夏子游子夏之預撰論語微識言宜亦謂然陸象山以尊有子爲據孟子言欲尊事有子者子張與游夏同也論語第十九篇附記羣賢之言子張子夏子游爲多而張居篇首曾子雖稱子却居三子後又似門人之各尊其本師者且子張書紳明見語中則游夏外應更數子張爲記錄人矣先儒皆不言子張而言仲弓不知又何別本總之撰人有名肇端

自讖讖較緯更不經未可援爲案據

柳宗元柳州文集論語辨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且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去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之號師云爾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沒諸弟子嘗以其似孔子而師之後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  
程子經說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二子不名



四書考異 卷之九 五  
朱子或問曰柳氏之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考之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曷嘗有子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爲論語之書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

又文集程允夫曰四科乃述論語者記孔氏門人之盛如此或言論語之書出于曾子有子之門人然則二子不在品題之列者豈非門人尊師之意歟

傅子雲編錄象山語曰夫子平生所言豈止如論語所載特當時弟子所載止此耳今觀有子曾子獨稱子或多是有若曾子門人然吾讀論語至夫子曾子之言便

無疑至有子之言便不喜

葉氏愛日齋叢鈔曰鶴山魏氏記常熟縣學有曰柳宗元謂論語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于曾有二門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爲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于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或旣子且字如閔子騫等不一二人若淵弓至游夏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于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



尼者無敢以爲疑也

洪邁容齋三筆曰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名者昔賢謂論語出于有子曾子之門人子意亦出于閔氏觀其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路子貢不同則可見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載胡氏寅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論語之人也

按柳氏以曾子之死疑當時弟子無復存者實千古卓論程朱陸洪諸儒皆由柳氏發凡然必鑿指成書之人終恐無徵不信魏氏以稱子稱字屑屑較論徒

覺詞費論語第六篇云冉子請粟第十三篇云冉子退朝卽侍側章冉有子貢唐石經亦書作冉子適衛章冉有僕義疏與論衡風俗通皆作冉子但以稱子爲斷則此書又有出于冉氏門人者矣愚謂皆不必也祇言門人便是

胡寅論語詳解曰自吾道一貫以下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又公冶長篇疑多子貢之徒所記先進篇記閔子言行者四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憲問篇疑原憲所記

程子遺書劉元承編伊川語曰顏子後惟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四書考異 卷九  
朱公揆問學拾遺載伯淳先生語曰母意母必毋固毋我乃曾子所記也

金履祥論語集註考證曰一貫篇曾子門人所記故稱子出

十一經問對曰子貢方人公冶長一篇多類人物故疑其門人所記然門人不當稱子貢恐是子貢所記而門人得之鄉黨一篇記者恐非一手顏淵篇顏淵仲弓問仁是同時問故皆有不敏之對司馬牛問仁與問君子恐又是一門人記之觀其序牛之兩問及憂無兄弟之章意必子夏門人記錄憲問篇觀首云憲問恥若憲門人則必不稱憲矣故胡氏以爲原憲所自記第十六篇

稱孔子曰者十節不稱子而稱孔子非弟子門人記錄之體故洪氏以此篇爲齊論第十八篇多記隱逸之事恐是記者類聚成篇

趙順孫四書纂疏曰憲問之爲自記不比他篇無左驗首章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名其自記之驗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爲之宰亦稱字而此獨稱名其爲自記之驗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自記之驗三也

馮椅論語解曰子張篇始子張子夏而終子貢三子之言爲多疑其門人所輯而曾子稱子則成于曾子門人



者也

王若虛論語辨惑曰胡氏徒見憲問首章如原憲自稱者遂謂一篇悉憲所記此臆度之說豈可必哉又疑里仁篇吾道一貫至欲訥于言十章皆出曾子門人公冶長篇多出子貢之徒益無所據刪之可也

按右更析指某篇某章屬某門人記錄愈覺支離難信王氏之論元陳文靖公天祥以爲極當

王肅家語後序曰家語與孝經論語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名之曰孔子家語

劉知幾史通疑古篇曰孔門之著錄也論語專述言辭

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惟稱論語而已斯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

按漢志錄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今家語蓋王肅偽造也就肅之說家語是論語所餘則兩語不應重襲而當時不先有論語名今如子謂子賤子使漆彫開仕子張問高宗子路問管仲子路愠見葉公問政齊人歸女樂魯廢焚等事皆已在論語而家語仍由別籍攬之至弟子解敘曾點風浴竟忘其所以直標出論語名則于後序言顯不自應又烏足據之原論語耶劉氏徒見今家語遽云古人輕事重言亦甚害理



四書考異 卷九  
歐陽文忠公集三年無改問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  
門弟子又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  
言乎哉

慈湖家記曰孔子嘗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乃孔子所以  
告子思此可謂聖人至言而論語不載首篇乃多載有  
子之言有子乃曾子所不可者則記論語者固不足以  
知聖人之至言也

又曰論語乃有子之徒所記篇首記有子之言不止於  
一二章有子尙爲曾子所不可而況其徒乎其所記亦  
難盡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記者之辭耳孔子曰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而記者冠文於首見識不逮有子矣

所幸聖言本無瑕故記者雖差亦可默會

按右三說俱謬心之精神是謂聖語見尙書大傳未  
知果出孔子否楊氏學特奉此爲宗旨其所以漸流  
偏僻也歟弟子章與四教章之行有先後則皇氏義  
疏早有成說剖明歐陽氏說蓋有感于時弊之不可  
因循而不自覺其立言之大失

浦江戴龍田校字







又曰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  
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  
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于世  
何晏集解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  
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  
之丞相韋賢及子元成等傳之

按班書張禹傳云魯扶卿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  
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事庸生採獲  
所安王陽庸生依藝文志乃俱傳齊論者禹既兼採  
齊魯則所云先事王陽若謂王之所傳乃屬魯論故  
先與扶卿等並列爲五家也五家果皆魯論又何以

言有篇第之異列傳文似有小誤右二條述傳魯論  
語人皆不及王陽當爲正

皇氏義疏曰孔子沒後而弟子共論而記之初爲魯人  
所學故謂魯論也

邢氏疏曰以其口相傳授故經焚書而獨存漢興傳者  
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

按論語初但一本魯而已矣無所比別亦不必先有  
魯名齊論之行始何時不若古論之有成說所謂漢  
興而論有別傳情當然也然則經焚書而口授獨存  
者惟魯論齊不與焉

歐陽修崇文總目曰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



四書考異 卷一  
之齊論出於孔壁則曰古論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  
不同考今行之次卽所謂魯論者也

十一經問對曰今之論語二十篇者魯論也古文論語  
出于漢景帝世如齊論魯論恐是漢興之初齊魯諸生  
多孔子弟子門人已先得于傳授者在文帝朝論語置  
爲博士矣

容齋五筆曰諸儒訓釋六經多曰傳曰解曰箋曰章句  
又或曰故曰微曰通論語之學但曰魯論齊論張侯論  
後來皆不然也

經典釋文曰鄭康成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魯論凡五  
十事鄭本或無此注然皇覽引魯讀六事則無者非也

傳不習乎魯讀傳爲專可使治其賦也魯讀賦爲傳崔  
子弑齊君魯讀崔爲高吾未嘗無誨焉魯讀誨爲悔五  
十以學易魯讀易爲亦正唯弟子魯讀正爲誠君子坦  
蕩蕩魯讀蕩爲湯冕衣裳者魯讀冕爲綰下如授魯讀  
下爲趨雖疏食菜羹瓜祭魯讀瓜爲必鄉人儻魯讀儻  
爲獻君賜生魯讀生爲牲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  
仍舊貫魯讀仍爲仁詠而歸鄭本作饋魯讀饋爲歸片  
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爲制好行小慧魯讀慧爲惠言  
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魯讀躁爲傲歸孔子豚鄭本作饋  
魯讀爲歸古之矜也廉魯讀廉爲貶天何言哉魯讀天  
爲夫惡果敢而窒者魯讀窒爲室已而已而今之從政



者殆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魯論無此章

按鄭所校凡五十事今依釋文鈔列祇得二十四事其使治賦又爲梁武帝續校則二十三事耳蓋時行鄭氏本或無此注故陸氏但傳其所有不更追其所無也內兩歸字自何氏集解已還魯之舊好行小惠義疏本中仍之文選注太平御覽皆嘗引用疏食菜羹必祭朱子從焉餘若躁讀爲傲與荀子勸學篇述文相符儼讀爲獻則鄭氏又嘗取之說禮郊特牲朱子或問曰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曰以何晏所敘篇數考之則信爲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

同者如以必爲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注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書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于諸家說中得之耳

又文集陳安卿問鄉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季氏一篇又是齊論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篇乃後世相傳集三論皆有混其間否曰何晏序云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然今不可得而分矣舊亦嘗病其如此矣

張文蠶螺江日記續編曰古齊二論不行單行魯論故今何晏集解與朱子集註總稱魯論或乃以孔子魯人故以魯稱至有稱孟子爲鄒孟者則孝經何以不稱魯



四書考異 經繫辭何以不稱魯繫亦弗思甚矣

按陸氏歐陽氏皆言今行論語卽魯論語乃第據篇數言耳若其文則張侯先以齊魯合參鄭氏更以齊古校易豈可復指爲魯人所傳之原本乎唐張籍祭韓退之詩云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宋史哲宗紀云元豐八年十二月開經筵講魯論暨宋人向子舉著魯論集議張演著魯論明微是皆以齊古亡而世所有論語特此二十篇單行夫子魯人不嫌以魯論目通號之耳魯人一層情亦宜有不必斷斷辨駁

慈湖家記曰今世所行論語乃魯論非孔壁中古文古文論語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則今

魯論之不能無差明矣

按今論語會合三本歷經先儒參考從其至善詎得以與古異爲差楊氏此言聽者當知其所蔽

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陸德明謂必祭字出魯論則何氏集解正魯論非齊論也何親較魯論纂集衆說並無必字而陸氏唐人忽作是說豈非大謬南史顧憲之終制引魯論云雖菜羹瓜祭必齋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彼所引魯論亦不是必字

按陸氏纂釋文時雖已不見齊古之書而鄭學猶盛行人間所錄魯讀二十餘事悉本鄭氏並非係風捕景之譚南史引菜羹瓜祭但稱孔子未題魯論毛氏



四書考異 卷一 總考十一 五  
強援爲證改其原文西河集中若此類不勝舉

東陽葉蓁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一

仁和翟灝晴江學

齊論語

漢書藝文志曰齊論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齊說二十  
九篇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  
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惟王陽名家也  
邢氏論語疏曰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爲御史大  
夫庸生名譚王吉字子陽琅玕虞臯人此三人皆以齊  
論語教授于人

按漢志不載王卿集解不稱宋貢五鹿互有詳略以  
皆未名家也七略曰論語家近有琅玕王卿不審名



蓋卿非王氏名

集解序曰齊論有問王知道多于魯論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亦頗多于魯論

皇氏義疏曰猶是弟子所記而爲齊人所學故謂齊論也既傳之異代又經昏亂遂長有二篇其二十篇雖與魯篇大體不殊而篇中細章文句多于魯論也

邢氏疏曰其二十篇篇名與魯論正同問王知道二篇非但魯論無之古論亦無

漢書如淳注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毛奇齡四書賸言曰齊論語有問王知道一篇合二十二篇似亦并子張一篇在內但問王知道四字相聯不

合必問王一篇知道一篇其通云一篇者誤也

按自漢至今未有言問王知道爲一篇者毛氏故作此自難自解之辭不識何意

隋書經籍志曰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齊論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當是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哉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古論章句與魯不異惟分堯日子



四書考異 卷十一  
張問以下別爲一篇則問王知道亦孔壁中所無度必  
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真此所以不傳非禹所能  
刪也

按晁氏獨謂此二篇爲內聖之道外王之業似非通  
論而以前儒授受數百年本張氏遽擅廢之他儒隨  
絕不復道致無一字傳聞及今不誠可惜兼可恠乎  
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周旋齊師之門甚久乃忽忍  
爲此舉凌師蔑聖之罪何可曲爲諱哉

王應麟漢志考證曰問王疑問玉也篆文相似

經義考曰問王知道說者謂是內聖外王之業此傳會  
也論語二十篇皆就首章字義名篇非有包括全篇之

義今逸論語見于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  
其詮玉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  
問王也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爲王中畫近上者爲王  
初無大異因譌玉爲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卽問玉  
亶其然乎

按王玉字譌理似有之然說文初學記等所引逸論  
語文俱未足深信且朱氏旣云篇名非包括全篇之  
義又何容問玉一篇獨詳詮玉之屬今家語有問玉  
篇亦未嘗有如說文等之所引存備一說未可泥也  
洪興祖論語說曰季氏篇或以爲齊論

胡泳論語衍說曰洪氏疑此篇爲齊論以其皆稱孔子



四書考異 卷十一 三  
且篇內十四章皆條列而詳備與上下諸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也

論語集註考證曰齊論章句頗多于魯論季氏篇首章句語甚多後章亦然故疑其文從齊論

四書辨疑曰洪氏率爾一言略無憑據註文遽信從之假如復有或人之說指子罕篇爲齊論鄉黨篇爲古論或更顛倒篇次陞其後者于前降其前者于後亦當從之耶何晏集解敘次三論本末甚詳齊論之異于魯論者問王知道兩篇而已餘者二十篇則皆同季氏一篇豈容齊獨有之哉果如洪氏之說則魯論當是十九篇也自古以來未嘗聞有如此之說鄭元合併之後亦未

嘗再有更改不知或人何從得此洪氏乃指或人爲據正爲道聽而途說也

馮椅論語解曰子張問仁於孔子諸弟子無稱問於孔子者抑齊論與

陳梓四書質疑曰凡子曰是魯論加孔字是齊論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是孔子退有後言雖是大義所激不得不說終非聖人之事君而齊人傳聞而記載之豈聖心所欲哉夫子若見齊論必刪此語

按洪氏特因孔子之稱意爲斷別馮氏陳氏遂相承汎濫浴及他篇統觀此一經凡對時君及執政大夫



例多加用孔字雖于隣國大夫如葉公陳司敗蘧伯玉猶然說者謂稱族所以示謹也至于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則于陪臣有然或謂孔子孺悲欲見孔子接輿歌而過孔子沮溺耦耕孔子過之則于常人亦然孔子於鄉黨孔子曰才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則泛錄言行有然例若不可泥矣猶或曰陽貨孺悲接輿沮溺皆外之也十亂三仁重之也鄉黨特書之也乃門弟子之周旋問答如南容問羿奭禹稷及三復白圭而以兄子妻之俱于子上書孔南雖貴族既同在弟子之列又何必獨優別之乎卽專以子張論堯曰篇記其從政之問亦云問孔子若此之類例無

可通欲斷問仁章爲齊論則問政章亦齊論矣斷子張二章爲齊論則南容二章亦齊論矣齊論之雜出各篇者何若是紛紛耶漢書謂論語一書其初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沒後相與輯而論纂成之記者旣非一手其間體例自有不能盡混參差之處不得因之爲口實也辨疑譏之良未爲過

袁枚小倉山房集曰夫子于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以仁何至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管仲果仁矣天下有仁人而器小不儉且不知禮者乎前後不合不知何故曰論語有齊論魯論之分齊人最尊管仲所謂子誠齊人知管仲晏子而已以管仲爲仁者齊之弟子記之



也其上章云齊桓公正而不譎下章云陳成子弑簡公非齊論而何魯人素薄管仲所謂五尺之童羞稱五霸以管仲爲無一可者魯之弟子記之也其上章云哀公問社下章云子語魯大師樂非魯論而何果曰矣天下按此論實得經間較洪氏等之沾沾一字見識超矣但憲問篇亦非齊獨有之張侯鄭氏以齊校魯時不聞有採齊數章事袁君我老友記之俟他日共析之

浦江朱興佛樓中元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古論語

漢書藝文志曰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壁中兩子張孔安國尚書序曰魯共王于孔子舊宅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定其可知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孔穎達尚書正義曰安國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云悉也科斗書者蒼頡本體周所用之形多頭麤尾細似水蟲之科斗經秦不用故人無



能知識

論衡佚文篇曰恭王闔壁中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

又正說篇曰武帝發取孔壁古文得二十一篇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稱書難曉後更隸寫傳誦

申鑒時事篇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仲尼邈而靡質將使誰折之者

論語詳解曰古論語與古尚書同出古尚書多贗而論語先有齊魯可據故得免魚目之憂

按諸說中惟論衡云昭帝女事別無考證

孔叢子獨治篇曰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書籍之主其危矣乎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家語後序曰夫子八世孫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論語于夫子之舊宅堂壁中

今文尚書序曰秦焚書有孔子九世孫孔惠與濟南伏生各藏其本于家秦楚之亂伏生遂失所藏

顏師古漢書注曰家語云孔騰藏尚書論語于壁而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司馬溫公集古文孝經指解序曰先儒皆以爲孔氏避



四書考異 卷十一  
秦禁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秦世科斗之書廢絕  
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  
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  
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  
歷世疎遠者誠不侔矣

按藏書人不惟兩說不同孔鮒孔騰外又云孔惠史  
記世家子襄子名忠而惠不著或惠爲忠弟也子襄  
已當漢孝惠朝爲博士惠更後一世其長也約秦已  
亡矣何必有藏書事竊疑諸說俱傳之不真惟司馬  
氏言爲合情理

集解敘曰古文論語亦無問王知道二篇分堯曰下章

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都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  
齊魯論同

義疏敘曰古論二十一篇篇次以鄉黨爲第一篇雍也  
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

桓譚新論曰古論文異者四百餘字

隋書經籍志曰古論語與古文尙書並出章句煩省與  
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爲二篇

義疏曰古論分堯曰後子張問於孔子曰如何斯可以  
從政矣又別題爲一篇故有兩子張篇一是子張曰士  
見危致命爲一篇又一子張問孔子如何斯可從政  
爲一篇也



漢書如淳注曰古論語分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  
爲篇名曰從政  
論語集註考證曰子張問於孔子古論語分此下自爲  
篇題曰子張問

按古論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義疏敘有實據其文之  
異卽新論所計已甚多隋志謂與魯不異豈信說乎  
漢志及釋文但言兩子張義疏詳析之至六十餘言  
簡與繁各適其當若隋志云分子張爲二不云何子  
張如淳改其篇名謂之從政金仁山子篇名下贅一  
問字均未免疎失毛西河更爲說曰未有一章可爲  
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也尤覺

### 泯棼罔信

集解敘曰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  
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家語後序曰魯恭王壞夫子宅得壁中書以歸夫子十  
二世孫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  
文論語訓二十一篇尙書傳五十八卷其後孝成帝詔  
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文尙書論語別錄子國孫  
衍爲博士上書辨之略曰古文尙書論語世人莫有能  
言者臣祖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旣畢會值巫  
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  
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



尚書則不記于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臣愚以爲宜皆記錄別見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隋書經籍志曰齊論之亡古論先無師說又曰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元注古論義注譜一卷徐氏撰皆亡譚貞默四書見聖編曰何晏稱古論惟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今集解中仍多孔注則知所以言不傳者無全帙也

四書賸言曰當時安昌侯張禹能通古齊魯三家論語以授成帝則在西漢末猶未亡至晉何晏爲魯論集解然後齊古二論漸不可考耳

按漢書中藝文一志卽劉向父子七略本也尚書錄

古文經四十六卷而無孔氏之傳論語十二家序稱

齊論王陽名家魯論龔韋夏侯扶蕭張皆名家而亦

不及孔氏此孔衍所云尚書不記別錄論語不使名

家之實驗也書旣不得名家遂不立官師講授是之

謂無師說卽是之謂不傳若其家藏訓本見在爲何

氏首采詎得云亡佚耶張侯時孔訓未行故史但言

其本受魯論兼講齊說謂之三家並通亦復舛誤

晉書衛恆傳曰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

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

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恆祖敬侯寫



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魏書江式傳曰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

張懷瓘十體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秦用小篆古文絕矣漢文帝時伏勝獻古文尚書又有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古文樂書及武帝時魯恭王得孝經論語尚書等經宣帝時河內女子又得古文二篇晉咸寧五年汲郡人得冊書十餘萬言或寫春秋經傳易經論語夏書周書瑣語梁邱藏穆天子傳及魏史于是古文

備矣甄豐刪定舊文制爲六書一曰古文卽此也

宋祁景文筆記曰唐明皇始以隸楷易古文今儒者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

陸游老學菴筆記曰所謂隸古定者隸爲隸書古爲科斗書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之也

按右詳古文源委俱可備參考者書序記孔壁所出尚書論語孝經而已劉歆讓博士移更有逸禮漢藝文志作禮記其春秋左氏古文別出北平侯張蒼之家非孔壁書而晉魏二史皆言魯恭所得兼有春秋亦考經者一疑義也書釋文釋序所云傳別具二說一說謂是春秋又汲郡所得古文首言春秋經傳斯



或爲二史所由惑歟

說文解字自序曰其稱論語孝經皆古文也

漢志考證曰春秋正義引哀公問主於宰我云古論語以爲社主釋文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魯論無此章今從古說文引狐貉之厚結衣長色字如也文質份份不使勝食既朝服袿紳芻善射小人窮斯慙矣諺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友諛佞以杖荷蓑有何與而過孔氏之門彘湯舟跂予之足皆古文

論語釋文曰愚古文臣字今本作臣

按唐后妃傳暨郭氏佩觿宣和書譜俱言天后出新意造十餘字臣易爲愚一也今據陸氏于貞觀時撰

集釋文已稱愚爲臣古文則此一字非天后自造矣釋文凡云魯讀爲某今從古者均先儒據古正魯之文原五十事見釋文者二十四王伯厚僅舉其一餘二十三事備述前魯論篇矣漢孔氏訓專以古論爲本集解採取孔訓每覺其正文有與今本異者如貧而樂樂下有道字不至於穀穀讀爲穀後進於禮樂作與禮樂一言喪邦作喪國且在邦域之中作封域生而知之者作天生知之或集解中已改同今本而別籍徵引孔注不同如縲紲孔氏作纒紲見廣韻子所雅言孔氏作雅音見韓李筆解滔滔者孔氏作悠悠見史記文選注若此之屬悉可進測之以斷爲古







四書考異 卷十一  
為衛靈篇蠻貉字一為鄉黨篇狐貉字貉與艷焉俱與許氏說文引論語符許氏去魯恭王不遠孔壁本當猶及見此與之符可知非採自魏晉本矣金石韻府本夏英公集古文韻參薛尚功楊桓諸編以廣之者續錄數字亦猶有所稟承

湯溪馮大閭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三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各本

論衡正說篇曰武帝得古文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

周應賓九經考異曰河間論語漢藝文志所不載今不可曉意必河間獻王所得而王充曾見之者也今說文所引有逸論語或者其遺文乎

按此不惟漢志不載諸儒皆絕口不言據云古文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當時齊論已多於



古二篇魯論則有少無多是則河間論語當有七篇也然今不可考矣

漢書藝文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卷

按漢時通謂論語爲傳燕傳猶言燕論語故劉氏錄論語類也說猶齊論之有齊說魯論之有夏侯等說也此燕傳疑卽王氏所云河間論語河間雖故趙地而偏近于燕或河間獻王得自燕境因一稱燕傳歟河間七篇而此傳說三卷不同者猶齊論二十二篇齊說則二十九篇劉歆時燕傳已亡所存惟其義說故三與七數有異歟是書亡佚旣久世漸不知其目是一是二孰能明教之者

集解敘曰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

漢書張禹傳曰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採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寔廢

經典釋文曰禹本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

隋書經籍志曰張氏晚講齊說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繁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馬融又爲之訓



皇氏疏曰禹於二論之中擇善者抄集別爲一論也  
邢氏疏曰張禹以上至夏侯勝以來但師資誦說而已  
雖說有異同皆不著篇簡以爲傳注自包氏周氏等爲  
此論語訓解有二十家  
陳士元論語類考曰禹主魯二十篇除齊二篇稱張侯  
論今所傳論語是已

按今以二十篇爲定無問王知道二篇實肇始于張  
侯而謂今本卽張侯論則非也張侯但兼講齊未嘗  
及古三論之合蓋又鄭氏所參

集解敘曰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齊古以爲  
注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

皇疏曰鄭康成考校齊魯二論亦注于張論也

邢疏曰就魯論篇章者謂二十篇也蓋張禹擇齊魯之  
善而爲論鄭元考齊古之長而爲注

經典釋文曰鄭以齊古讀正魯論凡五十事

隋書經籍志曰鄭以張侯論參校爲注魏吏部尙書何  
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訓梁陳之時惟鄭氏何  
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  
行鄭氏盛於人間

漢志考證曰林艾軒謂康成溺於章句其竄定論語未  
必審也許氏說文有所謂逸論語是康成之說未行而  
論語散逸已有不傳者



論孟集註考證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由是三論始合爲今定本

按鄭氏以齊古正魯凡五十事釋文中錄存其半皆云魯讀爲某今從古而未有從齊一事蓋齊論可從者已經張侯採定鄭氏惟參考古論之用力多耳此五十事既與張侯不同張侯論之非今論也明矣而鄭氏本仍未得謂卽今本請更觀下

晉書鄭冲傳曰冲與何晏孫邕曹羲荀顗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義有不安輒改易之名曰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

經典釋文曰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盛行於世今據爲本

經義考曰鄭氏注與今文不同者衆星共之共作拱先生饌饌作餽云食餘曰餽舉直錯諸枉錯作措云投也下同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無也字必也射乎必也句截哀公問社社作主云主田主無適也無莫也適作敵莫音慕云無所貪慕也吾黨之小子句截則吾必在汶上矣無則吾二字子之燕居燕作宴子疾病無病字冕衣裳者冕作弁異乎三子者之撰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詠而歸作饋云饋酒食也子之迂也迂作于往也直躬作弓云直人名弓子貢方人方作謗某何爲是栖栖



四書考異 卷十三  
者與無爲字在陳絕糧作糗音長下糧也而謀動干戈  
於邦內作封內歸孔子豚歸作饋惡微以爲直者微作  
繳齊人歸女樂歸亦作饋朱張作侏張陟畱反厲己讀  
爲賴云恃賴也

按右皆見陸氏釋文釋文以何晏集解爲本而鄭本  
與之異者如許又羣經音辨載鄭讀鞠躬爲鞠窮裨  
謔爲卑謔公羊傳疏謂鄭讀友便辟爲便譬左傳疏  
謂鄭讀東周爲成周釋文中猶未收錄故曰鄭本仍  
未得謂卽今本也然就釋文所主何本考之其文之  
不同於今猶復紛紛如無友不如己者無作毋如琢  
如磨磨作摩患不知人也無人字孝乎惟孝乎作于

奚其爲爲政下有也字以雍徹徹作撤縲綆之中綆  
作繼子使漆雕開雕作彫吾與女女作爾三人行必  
有我師三上有我字有作得君取於吳取作娶君子  
人也無人字予有亂臣十人無臣字衣敝縵袍敝作  
弊沒階趨下無進字朝服而立於阼下無階字加朝  
服拖紳拖作拖居不容容作客季康子問弟子無季  
字可謂大臣與臣作患亦各言其志也無也字草上  
之風上作尙無所措手足措作錯襁負其子襁作纒  
無欲速無作毋飯蔬食沒齒蔬作蔬子言衛靈公言  
作曰某何爲是栖栖無爲是二字虎兕出於柙柙作  
匣後世必爲子孫憂無後世二字莞爾而笑莞作莧



穿窬之盜窬作踰是魯孔某之徒與無是魯二字某  
作子不施其親施作弛其不可者拒之拒作距出納  
之吝納作內子曰不知命子上有孔字又公冶篇巧  
言章上無子曰字鄉黨篇時哉無重文由是觀之雖  
何氏本亦未得云卽今本也近刊論語注疏名依何  
氏凡此異文俱經竄改惟分章不同十餘處略存其  
舊蓋自集註本盛行人間俗儒狃於習見冒昧雌黃  
學者毋遽謂集解集註經文無小異也

王溥五代會要曰後唐長興三年中書門下奏依石經  
文字刻九經印板勅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  
本句度抄寫子細看讀然後顧名匠人各部隨帙刻印

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  
得更使雜本交錯

玉海曰端拱元年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五經正義詔  
國子監鏤板行之三年三月命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  
公羊穀梁傳正義又重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十  
月命悉摹板頒行

郡齋讀書志曰議者謂太和石本寫授非精而世以長  
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  
然有舛誤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旣判定難以  
獨改由此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  
按九經之有板本自長興始時所刊惟正文也宋端



四書考異 卷十三 六  
拱始全刊注疏二本俱但有論語庸學其孟子又始  
刊自祥符七年長興板本今不可見據云抄自石經  
石經則可見者也釋文本所異於今石經惟仍漆彫  
開我三人行朝服拖紳居不客四科而石經別自有  
異今處蓋唐太和七年刊石立學去貞觀癸卯陸氏  
作釋文時已百九十年矣其間雜本交錯學者無所  
折衷故經文復多變易太和至長興又距百年獨得  
句度抄寫無煩參考則自石經刊而雜本息也石經  
異今處論語中凡二十餘條在長興本或如其所異  
端拱本當不然何也長興依石而端拱重定正義必  
又讎校於各舊本矣然則今之所異於石經乃爲端

拱時改正而端拱一正之後經文遂自此大定也朱  
子集註遵其本朝所頒行本惟以王室南遷經皆重  
刻其間不能無一二字傳度之異要其異焉者寡矣  
總之雕板行而諸經之本歸於大同其源則由太和  
之立石經集註出而四書之本稱爲大定其基則肇  
端拱之刊正義論語如是大學中庸亦如是孟子雖  
無石經而板本成於宋初其因承當亦類是  
集註曰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  
集註考證曰舊來經書無印本大學博士兼立諸家之  
本學者所在傳寫自五代唐明宗長興以來國子監始  
有板本然與開元本已微有不同開元本明皇所定有



四書考異 卷十三  
司所寫已與古本不同自來民間寫本猶有存者故劉忠定尙得見他論

錢曾讀書敏求記曰予得高麗鈔本何晏集解文與中華本時或小異如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不可得而聞也已矣俱當從之爲是此書乃遼海道蕭公應宮監軍朝鮮時所得予以重價購得于公之仍孫筆畫奇古如六朝初唐人隸書碑版居然遼海舊鈔末題二行云堦浦道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鐫梓正平甲辰五月誌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俟續考之

按宋初慮雜本交錯已收民間寫本不用而劉公猶讀他論朱子且據以正五十字誤卽海外別本朱子亦嘗於孟子註中採取蓋可備參訂士君子雖細不捐也日本國皇侃義疏文亦多異詳見後篇

岳珂九經沿革例曰九經本行於世多矣率以見行監本爲宗而不能無譌謬脫略之患蓋京師胄監經史多仍五季之舊今故家往往有之實與俗本無大相遠紹興初僅取刻板於江南諸州視京師平承監本又相遠甚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爲異同嘉定時朝廷命胄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柯山毛居正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研究異同毫釐必較儒官稱嘆莫有異辭刊修僅及四經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給有司而誤字未嘗改者什二三其時以後無復以爲意矣今



四書考異 卷之三  
世所傳本互有得失前輩謂與國于氏及建余氏本爲最善逮詳考之亦此善於彼耳皆不足以言善也

按岳氏所舉有二十三本俱統九經言論語庸學備有孟子則蜀注疏與元祐後刊各本有之度朱子所從當屬紹興初監本何也岳氏云九經悉以見行監本爲宗李氏朝野雜記云監本書籍者紹興年所刊也宋自紹興紀年其後爲隆興爲乾道爲淳熙皆未有重刊經籍事朱子當淳熙朝著集註章句時舉世所宗行紹興本耳岳氏言其本不無譌謬脫略之患而朱子得無患者蓋又芻取及各本參較也註中引他論外復有釋文本石經本福州國初寫本於孟子

更及外國本略可見矣或問今坊刻四書必題監本其卽緣起於紹興監本耶曰非也紹興本論語自論語孟子自孟子大學中庸則猶雜戴記中冑監內並未合刊之四書且三經依舊爲本而大學經傳乃屬朱子更定安得題之曰監本耶理宗詔以朱子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其時方可加監本之題而朱子未以四書總號其書理宗立學之詔亦不謂之四書仍未應題監本四書也元時始有四書稱而前明本朝國子監刊刻諸經皆合朱子章句集註爲四書是則明稱監本當但從明今稱監本當但從今如岳氏所云見行監本爲宗焉耳



今改許及洵云長許證本

蘭谿章開基校字

論衡正說篇曰漢武帝發取孔壁古文至宣帝下太常

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

子孫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

尙書正義曰序言書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爲

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

諂孟子自孟子大學中庸俱係釋義時中曾證內並

其明錄錄於錄題蓋本謂曰非也錄與本論語自篇

更文於國本謂曰其矣近聞今其校四書必取證本

四書考異上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四

仁和翟灝晴江學

舊稱論語爲傳

漢書魯恭王餘傳曰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論衡正說篇曰漢武帝發取孔壁古文至宣帝下太常

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

子孫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

尙書正義曰序言書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爲

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

按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隨題之爲論語矣漢文帝朝則已置論語博士王充云孔安國以授扶卿始曰論語非也論語孝經等博士當時亦稱傳記博士其所以謂傳邢氏論語疏與書正義說同陸氏尙書釋文別具有二說一云傳謂春秋也一云謂周易十翼均於各載籍略無印證不足爲典據

也兩漢來稱論語爲傳者甚多今略薈粹於左以見孔邢二氏說之必無以易自唐以下不盡繁徵

漢書揚雄傳贊曰傳莫大於論語

後漢書光武十王傳曰沛獻王輔善說孝經論語傳

史記封禪書引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李將軍傳贊引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滑稽傳引傳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漢書宣帝紀引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平帝紀引傳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元帝紀引傳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劉歆傳引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四書考異 卷之十四  
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鼂錯傳引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宣元六王傳引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又韋元成傳曰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外戚傳曰傳不云乎目約失之者鮮又貢禹傳禹乞骸骨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師古注謂卽論語小人懷土

後漢書安帝紀引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鄧皇后紀引傳曰非其時不食又曰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黃瓊傳李固遺瓊書引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唐

章懷太子注謂卽論語無可無不可

袁宏後漢紀和帝永元十年詔引傳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又桓帝紀論引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下有道庶人不議

京房易傳引傳曰德不孤必有鄰

揚雄法言孝至篇曰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

班昭東征賦曰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論衡率性篇引傳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蔡邕陳太邱碑引傳曰郁郁乎文哉

三國吳志步騭傳引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晉書禮志引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食貨志引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刑法志引傳曰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王道傳引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杜預左傳桓公十一年注引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

劉逵三都賦注亦引傳有亂臣十人

唐書魏徵疏引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杜祐疏引傳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劉禹錫疏引傳曰祭神如神在

舊唐書王志愔應正論引傳曰寬則得衆又李晟傳曰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

韓文公愈文集禘祫議引傳曰祭如在送孟東野序引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燕喜亭記引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李文公翱文集答梁載言書引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道四焉又引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與陸慘書引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去佛齋文引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

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陸龜蒙送人還太白山序引傳曰仁者壽

按漢以來引述論語文不獨傳之別稱而已間有稱經者前書于定國傳引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若



尚書則當作在予一人是蓋以論語爲經也有稱記者後書趙咨傳引記曰喪與其易也寧戚禮記檀弓篇雖同此意迥殊此文是以論語爲記也有稱論語說者前書郊祀志引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此實正文非齊魯諸師所說而加用說字似當時以記錄志行文稱說也或單稱語後書邳彤傳引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橋元傳引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崔駰傳引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桓寬鹽鐵論引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王肅家語序引語曰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高誘呂覽注引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三國志邴原傳注引語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

其死凌統傳注引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皆是也或單稱論如魯論齊論古論他論又漢書張禹傳曰欲爲論念張文史游急就章曰宦學諷誦孝經論淮南鴻烈解曰書論所以紀綱道德王通中說曰論失于齊魯隸釋衡方碑曰仲尼旣歿諸子綴論所云論均謂論語而趙岐孟子章句凡稱及論語如論之一簣論四百八十六章論曰詩三百論曰衆好之必察焉論曰悻悻然小人哉論曰不有博奕者乎悉祇云論也再考論語所記不盡孔子之言有動容有弟子言有古聖賢事而引述之者每概題孔子曰字如漢章帝正經義詔引孔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



思仁在其中矣司馬遷宋世家贊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田叔傳贊曰孔子稱居是國必聞其政劉向說苑引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新序引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班固藝文志引孔子曰所重民食白虎通引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應劭風俗通引孔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又曰孔子稱可以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王充論衡引孔子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鄭康成曲禮注引孔子曰當暑袵絺綌必表而出之玉藻注引孔

子曰素衣麤裘孔子曰緇衣羔裘孔子曰黃衣狐裘何休公羊傳注引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蔡邕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下逮魏晉更不勝舉斯皆顯然易辨之文何致混誤繁多乃爾或者謂論語之書當時似亦別稱孔子如孟子書之稱孟子者然據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嘗以孔子雜諸子中論衡率性篇言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中最卓者也此雖陽尊孔子而時之等孔子於諸子亦已露言下矣或者之言容不虛妄



金華姜志望校字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論語', '子夏', '曰', '學', '官', '更', '當', '有', '據', '也']*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五

仁和翟灝晴江學

尊立論語

玉海曰漢孝文帝置論語博士

唐書薛放傳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漢時論語首列於學官

浦起龍史通通釋曰藝文志論論語云漢興有齊魯之學是則漢初師承講授固在壞宅發壁之前矣卽以史記世家驗之所採略具而傳首伯夷篇亦屢述之可見其不絕於時也唐薛放云漢時論語首立學官更當有據也



四書考異 卷之十五  
按後漢將作大匠翟酺言孝文始置一經博士王伯厚考諸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爲博士五經之列學官者惟詩而已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可考玉海所云蓋惟本自趙氏然趙氏不妄言也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曰孝文時尙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時所稱傳卽論語孟子類也則雖未明言論語孟子而已甚足與趙語相發

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詔曰朕初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尙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

學高第各一人

又平帝紀曰元始五年徵天下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按漢元朔時限以四科察士一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此以經學舉士之始而總謂之經其兼論語與否尙未審知始元元始二事俱有論語明文則前此亦或兼之可推

漢書夏侯勝傳曰勝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尙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

又張禹傳曰甘露中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其經學精習有師法試爲博士初元中



博士鄭寬中薦言禹善論語詔令授太子論語成帝卽位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後漢書包咸傳曰咸少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永平五年遷大鴻臚經傳有疑帝輒遣小黃門就舍卽問咸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文獻通考曰漢章帝元和二年春帝幸闕里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

按後世經筵講讀之制實自張包等事發端而儼然設筵開講惟章帝命講論語先焉

集解序疏曰張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

### 句列於學官

按西漢惟古論未立故孔安國不得名家齊論有王吉名家魯論龔韋扶夏侯蕭張皆名家則二論時並列學可知惟張禹以齊論之善採合於魯除其多出二篇齊論乃漸以廢魯論則變稱張侯論而學官中僅此一論矣邗氏此疏蓋獨就張侯論言之非謂論至後漢始得列於學也班志但以名家人見經之立與不立而世率以闕略疑之非是

北史儒林傳序曰漢世鄭元並爲衆經注解元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大行河北諸學徒莫不通講論語孝經後漢書徐防傳疏請博士及甲乙試策宜從其家章句



開五十難以試之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  
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劉珍等東觀漢紀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  
勿以射策

按防意以論語爲人人通講章句詳正不若諸經之  
各從其家故請勿射策而仍令通度則試諸經者皆  
當於論語倍文諷義爲第蓋已如唐制之必兼通矣  
晉書禮志曰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使太  
子釋奠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二  
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  
又荀崧傳曰元帝時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

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  
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崧上疏言博士舊  
置十九人今諸經合止九人九人以外猶宜增四議者  
多請從崧奏

按後漢百官志太常博士凡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  
京氏尙書三歐陽大小夏侯詩三齊魯韓禮二大小  
戴春秋二嚴顏論語孝經未及據通典載漢小郡都  
尉博士督郵板狀曰通易尙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  
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都尉博士猶講授論語太常博  
士詎轉不講授歟此正可與徐防事互爲發明蓋其  
時諸經皆兼論語故不復設專官耳晉置九人雖較



漢簡省而論語博士乃與孝經專設又經術中一令  
典也舊十四人而荀云十九人者朱浮傳請廣選博  
士疏有伏聞詔書更試五人之語與之脗合

宋書百官志曰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  
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爲一經論語孝  
經爲一經合十經助教分掌

按前荀崧傳以經數計之當有博士十人而云止九  
人蓋亦合論語孝經爲一然合置一官未嘗合稱一  
經也唐韋處厚掇易詩書春秋禮孝經論語粹要題  
之曰六經法言經共七而云六乃取意於宋書

魏書高閭傳曰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

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  
聞之何者是政何者是事閭對曰臣聞政者上之所施  
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  
作而行之謂之事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  
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  
民故得稱政帝善之

北史沈重傳曰授重露門博士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  
論語

隋書經籍志曰梁陳時以鄭元何晏論語立國學而鄭  
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學盛於人間  
唐書百官志曰五經博士各二人掌以其經之學教國



四書考異 卷之十五  
子周易尙書毛詩左氏春秋禮記爲五經論語孝經爾雅不立學官附中經而已

又歸崇敬傳曰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尙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解考試法於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爲通

又選舉志曰易尙書公羊傳穀梁傳俱各爲小經凡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小經各一歲半中經

各二歲大經各三歲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宏文崇文生試經史策外帖孝經論語共十條通六爲第

按大中小經但以文之多寡通之遲速爲別非謂諸經之有優絀也元郝經撰祁陽賈侯碑云侯晚年惟讀語孟曰是聖賢傳心要典而世謂之小經吾欲使與六經並大可乎以宋初嘗以論孟孝經爲三小經也嗚呼是知尊經而不知經之未嘗不尊矣

杜佑通典載趙匡舉選條例曰諸色身名都不涉學簡試之時其事苟且與不試同請皆令習孝經論語其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答問精熟知其義理並



四書考異  
須通八

唐書儒學傳曰貞觀初帝問孔穎達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奏對稱旨除國子司業開元時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褚无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矣乃選郝常亨郭謙光潘元祚等爲太子諸王侍讀  
李繫鄴侯家傳曰德宗曰朕幼好論語覺其篇名淺近注釋有疎卽爲卿製一殿名曰講論殿殿成與卿日夕討論共注成之

宋史李至傳曰淳化五年至上言五經書疏已板行惟二傳三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望令重加讎校

以備刊刻從之

按玉海謂端拱三年命邢昺等重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十月命悉摹印頒行與史言不符考宋太宗改元端拱僅三年其明年又改淳化王氏云端拱有三年四年便誤今因祇取宋史

又選舉志曰凡進士學究初各試帖論語十條神宗罷帖經墨義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  
又高閎傳曰閎爲國子司業奏取士宜先經術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第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



四書考異 卷之十五  
金史選舉志曰大定二十九年有司言律科止知讀律不知教化之源必使通治論語孟子以涵養器度遂令自舉後復於論語孟子內試小義一道  
玉海曰祥符八年三月癸卯崇文檢討馮元講論語首篇賜緋乾興元年十一月辛巳仁宗初御崇政殿西閣命侍講孫奭馮元講論語侍讀李維晏與焉十二月甲辰崇政殿西廡召元奭講論語上親書唐賢詩分賜天聖元年九月戊寅召輔臣觀馮元講論語賜御飛白書二年八月己卯幸國子監命直講馬龜符說論語一篇慶歷七年三月己亥邇英閣講論語序至安昌侯張禹帝曰師臣不忠讀書何爲皇祐元年四月戊子講直哉

史魚帝曰蘧伯玉不若史魚之直癸巳講季氏篇帝曰所先莫如信復問改火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英宗嘉祐八年十二月己巳始御邇英講論語治平元年四月甲申御邇英呂公著因講論語進戒元豐八年十二月乙亥哲宗初御邇英閣講論語賜宴資善堂賚銀幣自後講讀官以雙日赴資善堂講讀元祐二年九月十五終篇賜宴東宮建炎二年三月甲午初御經筵侍講王賓講孝悌爲仁之本紹興七年閏十月十二日說書尹焞入見講衛靈公末章稱旨遂結筆札解論語以進八年四月上之賜緋魚  
司馬溫公文集元祐元年乞校稽古錄劄子曰陛下初



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謀誠爲從學之要

蘇軾東坡居士詩集曰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史官燕於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軾得紫薇花絕句翌日各以表謝復進詩一篇

程大昌演繁露曰紹興癸亥王著奏其父在建炎元年爲講官講孝弟爲仁之本合上意退批午來講義卽令進入故事次日方進今此卽日促進非常儀也

宋鑑曰端平元年太常少卿兼侍講徐僑奏論語一書先聖格言乞以魯經爲名升爲早講從之

按論語自漢初興卽有齊魯之學文帝以來下以列

學設科上以講陳御座歷經各代崇奉不絕是以海內之士莫不自髻亂至於白首敦心諷翫文辭無敢竄越義理日以摩瑩蓋雖四書未合早已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於羣經中尤爲人人所循習矣漢至今部類所居往往就意各出而其歸諸經者悉同今亦備採之附於左方

論語爲六藝九種經典九部之一漢書藝文志曰劉歆有六藝略今序六藝爲九種凡易十三家書九家詩六家禮十三家樂六家春秋二十一家論語十二家孝經十一家小學十家 阮孝緒七錄序曰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今改經典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易部五



四書考異 卷之十一  
十九卷尙書部一百九十卷詩部三百九十八卷禮部  
一千五百七十卷樂部二十五卷春秋部一千一百五  
十三卷論語部四百一十六卷孝經部一千七百一十  
卷小學部三百一十三卷

論語爲經錄十二類十一類十類之一舊唐書經籍志  
甲部爲經其類十二一日易二日書三日詩四日禮五  
日樂六日春秋七日孝經八日論語九日圖緯十日經  
解十一日訓詁十二日小學 新唐書藝文志除訓詁  
爲十一類 宋史藝文志又除圖緯爲十類

論語爲五經之一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詔諸儒正  
五經文字刻石蔡邕傳注引雒陽記所列爲尙書周易  
公羊傳論語禮記 又光武十王傳沛獻王輔好經書  
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作五經通論

按張參開元五經文字名題五經而兼及論語

論孟俱五經之一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曰廬陵李恕五  
經笏注六卷五經者易詩書論孟

論語爲六經之一唐書韋處厚傳處厚以帝沖怠不學  
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綴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  
二十篇上之

論語爲七經之一後漢書張純傳純案七經讖明堂圖  
議明堂制度注曰七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  
孔穎達春秋正義曰傳咸作七經詩王羲之寫今所存



者孝經論語毛詩周易周官左傳六經耳 陳騏宋中  
興書目曰劉敞著七經小傳雜釋詩書春秋周禮儀禮  
禮記論語七經 玉海曰劉歆七經中義其七經視小  
傳有易無儀禮

論語爲九經之一 王應麟小學紺珠曰九經易詩書周  
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見經典釋文序錄唐谷那  
律稱九經庫九經之名始見韋表微著九經師授譜後  
唐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 司馬溫公起請科場劄子  
曰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法立易詩書周禮儀禮禮  
記春秋孝經論語爲九經

按紺珠據陸氏釋文序錄載列九經之目今檢陸氏  
序云撰集次第周易爲首次古文尙書次毛詩次三  
禮次春秋三傳次孝經次論語次老子次莊子次爾  
雅論語是門徒所記故次孝經春秋傳則分列爲三  
是其所撰集經子共十四種初未嘗表九經之稱也  
王氏或見自他書記憶偶誤

論孟俱九經之一 玉海曰唐分禮記等爲大經中經小  
經所謂九經也國朝方以三傳合一又舍儀禮而以易  
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升經并論語孝  
經爲三小經所謂九經也 張萱萬歷重編內閣書目  
曰九經要義魏了翁撰今內閣存儀禮七冊禮記三冊  
周易二冊尙書一冊春秋二冊論語二冊孟子二冊



四書俱九經之一九經考異自序曰九經者合四書五經而名之也

論語與孝經共爲十經之一見宋書百官志

四書俱十一經之一文淵閣書目曰何異孫十一經問對蓋爲小學而設所謂十一經者書詩春秋儀禮周禮禮記論語孝經大學中庸孟子不及於易者非小學所及也

論孟俱十三經之一趙希弁讀書附志曰周易毛詩尙書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孟子孝經爾雅以上蜀石室十三經顧起元客座贅語曰今十三經注疏國子監刊本乃易詩書禮記周禮儀

禮左氏春秋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孟子爾雅也

論語稱魯經見宋鑑吳師道禮部集曰王魯齋謂聖人言行萬世大經曰語曰子顧不得與帝王之書並理宗時講官徐僑嘗請錫名魯經有詔奉行時議遷之止焉於是爲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經義考論語類有明童氏品魯經

論語學庸俱稱孔經四書見聖編以論語中庸大學爲孔經謂中庸大學皆子思所作也

按譚氏又以孟子七篇爲孟經

四書亦稱四經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張楷四經糠秕所謂四經卽四書



按羣弟子纂輯聖言體聖人不敢制作至意故但以八寸策書之題曰論語其實則萬世大經也漢人漫謂之傳循名昧實蓋由於初出屋壁之一時尋著部錄則已羣知其與五典並曰語曰經於聖言略無加損尊之者不在魯經孔經之標榜也老氏書自關尹喜後皆稱曰道德經墨者苦獲鄧陵之屬謂墨子爲墨經而釋氏於凡所言說無不自僭爲經彼雖竊經之名其得與孔門之論語同年語耶

東陽包德潛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六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篇章

漢書張禹傳曰禹爲成帝師以上好論語爲論語章句獻之

後漢書儒林傳曰包咸入授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

皇氏義疏曰章句者注解因爲分斷之名也苞周二

注張侯魯論而爲之分斷章句也

邢氏疏曰論語爲此書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論語衍說曰大抵記聖人之言者多以其類而卷表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旣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三



字以爲之別耳

十一經問對曰經書篇名只就起頭摘兩字名之亦無大義理又曰論語分爲二十篇出於漢儒繆誤

王若虛著述辨惑曰詩書以序冠篇蓋一篇總是一意論孟一章是一意不相附屬故記者但取其中三兩字爲名如學而爲政梁惠王公孫丑之類非作者意也

按分篇不獨齊魯論有之孔壁所出亦分爲二十一矣何氏謂其出于漢儒遽云繆誤非也隨摘兩字題篇古人皆然詩經可例見唐德宗嘗語李泌云覺論語篇名淺近亦過求也分章乃漢儒張包周等所爲趙岐孟子篇敘曰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

事無所法也

學而第一經典釋文曰凡十六章 朱子集註同 論

語稽求篇曰君子不重十一字自爲一章主忠信三句自爲一章此本子罕篇文而複簡于此者今既註重出乃不註諸此而反註之子罕篇以致威重忠信上下相承處齟齬不接 四書辨疑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九字蓋別爲一章首闕言者主名

按注疏本無凡幾章之題釋文主何注爲本所題當卽據集解點計之也此篇古今本章數無異毛氏等說備參而已下各倣此

爲政第二釋文曰凡二十四章 集註同 朱子文集



四書考異 卷之十一  
范伯崇問視其所以章似述上文省其私說私所安也  
是否答曰論語每稱子曰卽自爲一段不必專以上下  
文求之 韓愈李翱論語筆解曰君子不器與下文子  
貢問君子是一段義

入佾第三漢石經曰凡廿六章廿卽二十并字 釋文  
二十六章同 集註亦同 太平御覽述論語以人而  
不仁連奚取於三家之堂 輔廣論語答問曰禘自旣  
灌集註引謝氏說蓋併後章通釋以見此二章或夫子  
一時之言 四書辨疑曰始於禘自旣灌終於指其掌  
上下一意如線本是一章不可分之爲二也

按漢石經所計章數題於各篇之末其文存者惟此

### 與陽貨二篇

里仁第四釋文曰凡二十六章 集註同 張栻論語  
解君子去仁二句別起君子無終食之間又別起 辨  
疑曰南軒說君子去仁本分與前段意不復關蓋見兩  
段經文難爲一意然無顯斷猶與上連作一章予謂君  
子以下二十七字當自爲一章 朱子文集答陳明仲  
書曰不遠遊與三年無改各是一章文義自不相蒙或  
欲牽合彊爲一說非聖人本意也

公冶長第五釋文曰凡二十九章 集註曰凡二十七  
章 宋刻九經本題此篇二十九章檢篇中惟子謂南  
容別起爲章餘皆與今本無別實二十八章 集解本



四書考異 卷之十六 三  
子謂南容以下亦別爲一章 朱子文集都昌縣學諸生問曰或謂子貢因孔子許子賤以君子遂有賜也何如之問而孔子以器許之是未許其爲君子也答曰二說初不相妨 何焯義門讀書記曰朱子云此君子是大槩說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按此二章書不必牽連如子行三軍則誰與是子路欲自質其學問不必牽連夫子獨許顏淵來也 論語詳解曰子曰始吾於人也子曰二字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按於予改是之語據大戴禮乃爲宰我問五帝德發與晝寢事本無相關陸氏題此篇爲二十九章當別此爲一章共南容一章較今本乃多二也

雍也第六義疏曰古論語以雍也爲第三篇 釋文曰凡三十章 集註曰凡二十八章 四書纂疏曰雍也凡二十九章胡氏謂二十八章舊以首句自爲一章今以二章合之而仍其元數失於改也又案下子華使於齊原思爲之宰亦合爲一章今考之雖皆聖人用財之事然恐記者以類相從未必一時之言也前篇此類頗多不爲一章篇首二章雖相承亦與賜也何如相似若析爲二章不害其爲相通也如此則當爲凡三十章 集解本南軒本仲弓問子桑伯子皆別起 集解本原思爲之宰以下別起 朱子文集趙恭甫問原思爲之宰疑亦以類相從而別爲一章未詳曰此類亦多分得



四書考異 卷之十一 論語篇章  
不同如仲弓子桑顏淵子路不曾分子賤子貢回也再求却分了蓋一時失於點對然非大義所繫不能易也要之不若皆析爲二乃佳

按子桑原思舊自各分爲二故陸氏題三十章集註初題二十九章趙氏舉正爲二十八章據此則今行集註亦與朱子原本有微異處

述而第七釋文曰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 集註曰凡三十七章 十一經問對曰不憤不啓上有子曰字當是衍文以意推之宜合束脩爲一章 集解本子於是日哭二句別爲一章 釋文曰子於是日以下舊別爲章今宜合前章 南軒本子路日子行三軍以下別

起 朱子文集趙恭甫問惟我與爾之與訓同誰與吾不與之與訓許故竊以爲恐難合作一章若子路自謂行三軍則舍我誰同覺得氣象太粗暴分作兩章而不害其相蒙則字義旣明而氣象亦不覺至如此也答曰分章已見前說但與字恐難作兩般說子路問得粗暴是其氣象如此雖作兩章粗暴亦只在也 白珽湛淵靜語曰五十以學易至皆雅言也恐只當作一章分兩節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所雅言爲一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爲一節 孟子疏曰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也注疏考證曰此引好古敏求以



解私淑艾義而連及子不語章於文無涉想當時誤以兩章爲一章耳 論語答問曰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此只是一章不應重出子曰字疑其爲衍文也 釋文曰亡而爲有以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 湛淵靜語曰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夫子謙辭至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亦夫子謙辭上有若字下有兩則吾似是一章蓋多一子曰耳

按舊多二章應屬子於是日及子曰善人以下別分爲章不分於子曰善人分於亡而爲有蓋陸氏所見舊本之譌因其譌而孟浪合之乃致宋儒疑上子曰字爲衍也陸氏云宜合者兩條總題但減其一又陸

氏之失於點對

泰伯第八釋文曰凡二十一章 集註同 集註吳氏

曰君子篤於親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 吳說近是 語類曰張子謂先篤於親不遺故舊此其大者既端則恭慎勇直不至難用力此說固好但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爲是 熊朋來五經說曰張子通解爲一章者以六句皆以則爲轉語上四則字其弊下二則字其效也弊亦效之不善者也然析而觀之前四句反說後二句正說各爲一類故吳氏疑屬兩章 論語稽求篇曰憲問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與曾子語本是



四書考異 卷之十六 六  
一章其泰伯篇有不在其位二句此複簡也乃注重出者不注泰伯篇而反注之曾子曰之上以致曾子引經不解何義 南軒本三分天下有其二別起 集註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集註考證曰朱子舊以述武王之言而及此但以周爲言故統爲一章而或問遂收胡氏之說後以事勢言之遂以此段爲專言文王

按集註重出五章俱準前除後不在其位章如毛氏所說於理却長三分天下以下宜從朱子晚年定論別起一章爲是

子罕第九釋文曰凡三十一章皇三十三章 集註曰凡

三十章 集解本牢曰子云以下別爲一章疏曰此章論孔子多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之 吳棫論語續解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集解本唐棣之華連上文未可與權爲一章解曰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常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 程子遺書曰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 陸象山語錄曰可與適道云云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



中室是遠而之語以掃上面階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 朱子語類曰漢儒有反經之說只緣將下文偏其反而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儒之說莫不連下文獨是范純夫不如此說蘇氏亦不如此說自以唐棣之華爲下截

按皇本三十章朱子合牢曰一章分唐棣一章故仍三十章釋文云三十一未知其所以異豈陸氏已欲別分唐棣章乎

鄉黨第十義疏曰古論語以鄉黨爲第二篇 釋文曰凡一章 邢疏曰此篇雖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爲二十二節首至與與如也爲一節君

召使擯入公門執圭同集註所分爲三節君子不以紺緌飾至有明衣布爲一節齊必變食至必齊如也爲一節席不正不坐至斯出矣爲一節鄉人讎二句問人二句康子四句廐焚四句各爲一節君賜食至先飯爲一節疾至拖紳爲一節君命名二句入大廟二句朋友死三句朋友之饋三句寢不尸二句各爲一節子見齊衰至風烈必變爲一節升車至不親指爲一節色斯舉矣二句爲一節曰山梁至末爲一節此蓋因自皇氏義疏義疏惟色斯至末不分其餘皆同 集註分十七節論語答問曰入大廟全章見入佾故集註不以入分節之數 呂大臨論語解曰自孔子於鄉黨至閭閻如也言



四書考異 卷之十一  
孔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至愉愉如也言孔子容貌之變自君子不以紺緞飾至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自齊必變食至席不正不坐言孔子飲食居處之變自鄉人飲酒至不親指言孔子事上接下處事應物之變論語集說分十八節必有明衣布以上五節與疏本同鄉人飲酒以下九節與集註本同中間以齊必變食食不厭精祭於公食不語起爲四節 論語詳解分十四章其獨別者二章一以齊必變食至斯出矣爲章一以升車合上而以車中至末爲章

按此本一章書先儒各以意爲科段入大廟每事問亦夫子敬君之禮類列章中似未可單爲截去見齊

衰者一段複文較多不註重出此何獨然

先進第十一釋文曰凡二十三章 集註曰凡二十五章 集解本德行以下別爲一章疏曰此章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爲一章 尤侗良齋雜說曰陳善辨論語章次德行一節當時孔門有此四科之目故弟子記之而卽接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孝哉閔子騫二章以證顏閔之爲德行并以例其餘也後人見無子曰遂連上文從我陳蔡爲一章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以例推之如柴也愚章亦當時有此品題而卽接以回也其庶乎賜不受命爲一章若以無子曰爲疑將連上文非吾徒也可乎 南軒本顏淵死



子哭之慟連上天喪予爲一段 論語辨惑曰子路之爲人門人知之熟矣鼓瑟一事雖夫子所不取亦未爲大過也而遽不敬焉何好惡之輕乎蓋其所以不敬者不獨在此也當是兩章 集解本子曰回也其庶乎二節連上爲章 釋文曰子曰回也云云或別爲章今所不用 集解本子曰論篤是與節連上爲章疏曰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爲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論篤是與者謂論篤是善人歟

按集註別分回也論篤爲章故較舊章多二然所合去德行一章不以乘除豈釋文所據本先已從鄭不從皇歟

顏淵第十二釋文曰凡二十四章 集註同 釋文曰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 林之奇講義曰子路一聞見與之言遂有驕恣之心方且無宿夜然諾不待明日必條而行之孔子見其如此故復以聽訟猶人抑之蓋三段只是一段與乘桴浮海衣敝緼袍章同例 四書辨疑曰無宿諾與前片言折獄無相干涉彼時元分三章邢昺輩合之爲一也 林少穎更連下文聽訟吾猶人也通爲一章其說益牽強不通

子路第十三釋文曰凡三十章 集註同 論語集說曰不恆其德已下諸家連上章合爲一今從東溪劉氏分爲二章



四書考異 卷之十一  
按此經中凡先列數語後用子曰字者多聖人敘述諸經時言不占而已贊易言也才難其然敘書言也未思何遠刪詩言也祭如不祭定禮言也連類並觀劉氏之分此一章誠非無見

憲問第十四釋文曰凡四十四章集註曰凡四十七章集解本克伐怨欲兩節連上恥也爲一章又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連上不謀其政爲一章稽求篇曰夫子旣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辭以爲證此與牢日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韓李筆解曰子貢方人吾謂義連上文云夫子自道我無能者此是北方君子之言也惟子貢明之故門人記子貢方人四

字下文曰賢乎哉善子貢能知我北方人耳復云不暇者終自晦也集解本子曰作者七人矣連上其次辟言爲一章筆解曰包氏以上文連此七人失其旨吾謂別段非上避世事也下文子曰別起義端避世本無爲作者本有爲顯非一義論語辨惑曰作者七人雖不見主名其文勢似與上文爲一章子曰字疑衍

按集註所多三章係克伐一章曾子一章作者一章衛靈公第十五釋文曰凡四十九章集註曰凡四十一章集解本義疏本俱以明日遂行至窮斯濫矣別爲一章辨疑曰衛靈問陳一節孔子在衛子路慍見一節孔子在陳兩節非一時甚明第二與第三章果在



何時無文可考今乃通指爲一時之言未敢信也蓋史記世家窮斯濫下載有多學一章所以生學者之疑論語辨惑曰記者以斯民也云云屬聖人無毀譽之下義甚齟齬疑是兩章而脫其子曰字 釋文曰鄭本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一章在知及章後 按此篇雖有後儒刪併之章不應舊多至此以趙岐言四百八十六章統全經計之釋文九字當是三字之誤史記孔子世家問陳絕糧二事相距甚遠在陳已下理宜別爲一章而集解本以明日遂行句分割屬下愈令義不可解後竟通爲一章由集解之界辨未清啓之耳

季氏第十六釋文曰凡十四章 集註同 論語答問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及祿之去公室二章想只是一時之言分章者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專論魯事故于其中加孔子曰三字而析之爲二章爾 集說合見善如不及齊景公有馬千駟二章爲一其說詳見條考 古史柳下惠傳亦合二章爲一 陽貨第十七漢石經曰凡廿六章 釋文曰凡二十四章 集註曰凡二十六章 集解本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連上爲章 論語答問曰此必一時之言但錄之者以其兩意故著二子曰字以分其章 集註曰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集解本



子謂伯魚曰已下連上爲章 論語詳解曰言詩雖相通而教子與教門人定非一時宜別爲一章 韓李筆解解禮云禮云節曰此連上文訓伯魚之辭也 筆解又合內荏鄉原二章爲一 唐石經無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

按集註所題章數與漢相合何氏誤併上知伯魚兩章故云二十四章

微子第十八釋文曰凡十四章 集註曰凡十一章

太平御覽逸民部以子路曰不仕無義節連下逸民章合引爲一 姚旅露書曰周公謂魯公節舉先世用人忠厚之意正以見八士節多才散逸不能法祖用賢故

耳二節當是一章

按古人離析章句往往以有言者主名爲斷此篇如孔子曰殷有三仁子路曰不仕無義子曰不降其志各有曰字義端舊本多于集註三章或誤于此三處別分章耶觀太平御覽所引可以反隅

子張第十九釋文曰凡二十五章 集註同 義疏曰

此篇凡二十四章大分爲五段第五子貢語自有五章其叔孫武叔二章連絡不別提頭蓋合爲一章

堯曰第二十釋文曰凡三章 集註同 義疏曰堯曰一章中凡有五重自篇首至永終爲第一舜亦以命禹爲第二曰予小子至朕躬爲第三周有大賚至一人爲



四書考異 卷之十一  
第四謹權量至章末爲第五 南軒本曰予小子履別起謹權量又別起 朱子與張敬夫書曰謹權量以下皆武王事當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說爲一章 釋文曰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魯論無此章

按古論語分此一篇爲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魯論無不知命章則堯曰凡二章

義疏曰侃昔受師業自學而至堯曰凡二十篇首末相次無別科而以學而最先者言降聖人以下皆須學成也先學後乃可爲政化民故以爲政次學而政之所裁裁於斯濫故以八佾次爲政季氏之惡由於不近仁避惡從善宜居仁里故以里仁次八佾公冶雖在縲紲而

爲聖師證明若不近仁則曲直難辨故公冶次里仁雖無橫罪亦是不遇之流故雍也次公冶非惟二賢不遇而聖亦失常故以述而次雍也泰伯賢人尙能讓國以證孔子大聖豈以糝糠累真故以泰伯次述而外遠富貴旣爲糝糠還反凝寂所以希言故以子罕次泰伯旣朝廷感希還退應於鄉黨故以鄉黨次子罕教鄉黨則進受業者宜有先後故以先進次鄉黨進業之冠莫過顏淵故顏淵次先進武劣於文故子路次顏淵淵路旣允文允武則學優者宜仕故以憲問次子路憲旣問仕因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衛靈公次憲問旣明君惡復據臣凶故以季氏次衛靈公時凶亂非惟國臣陪臣之



四書考異 卷之十一  
賤亦並凶惡故陽貨次季氏天下並惡則賢宜遠避故以微子次陽貨人人皆去則誰爲匡輔若未得去者必宜致身故以子張次微子去畱當理事迹無虧則太平可覩揖讓如堯故堯曰最後次子張也  
論語詳解曰篇中各章次第相承多以類附其記諸賢語皆與聖言相發

按皇氏以二十篇篇目次第聯貫牽強之弊已若叢生郝氏詳解更欲以其四百八十餘章一一貫之如解學而首章云學是一書之綱次章云夫子言學無所指此附以有子言仁明學莫大于爲仁仁莫切于孝弟三章云上以不好犯上作亂謂爲仁見不仁所

關係大此以巧言令色爲鮮仁見仁之所存主深四章云此因前章巧令類記曾子忠信爲近仁學習之本也此等議論僅足供童蒙巧搭制義之用未必有當於孔氏門人之意況至五章六章仍自不能傳會而以後更多無聊其又何樂爲此秀水陳懿典著論語貫義更專以聯貫篇章爲書自序言孔穎達論語正義各篇首皆論次第之意卽斯言已形闕陋所貫殆可想而知也門弟子集記聖人之言隨得隨論其間以類相從固亦時有必謂其枝枝相續葉葉相生前有帽頭後有結尾則孟浪甚矣  
羅喻義論語分篇二卷自序曰論語二十篇其別爲二



四書考異 卷之十一  
分前十篇聖賢分開宗言學終之以時易之道也後十篇帝王分開宗言用終之以中書之道也一者顯諸仁一者藏諸用一者可與立一者可與權題曰讀論語分篇貽予用好

按世俗分此經前十篇曰上論後十篇曰下論制義目錄每以大書而雜說中未聞一及或曰此但以簡帙稍多一編不能容中分喪之村師坊賈遂沿以成習未嘗有所見也然論語二十篇中分之每必十篇宜矣孟子七篇或三或四分可不拘執也乃世必以其三篇爲上四篇爲下儻有稱離婁篇爲上孟者雖童子必竊笑之何耶詳玩二經其間誠似有可分之

因論語前十篇文尤質實後十篇稍有意於句法章法與禮記檀弓等篇往往相類又鄉黨篇附記聖人動容似已終前九篇語爲一書山梁節殘脫獨甚理亦因居筵尾致然孟子前三篇多對時君及與時人辨論文尤長展後四篇自撰法度之言或與門弟子相疑難其文詳簡相參簡者較多又前三篇先有好辨一章爲總後四篇更以堯舜章總之此豈村師坊賈所無心偶合者耶孫宣公爲孟子音義二卷以離婁上分寘於上卷末其時無如今見可知宋高宗石經論語各篇俱首尾行次接續惟鄉黨篇畢虛其尾不書而以先進篇別爲一碑似有分別上下之意則



四書考異 卷之十一  
此見當起自南宋矣或謂朱子已嘗有上論下論上孟下孟之稱鄉閩全書失畱心今未及復檢羅氏說本穿鑿無取而其別爲二分實與時見同也愚乃因其端以遂言焉

浦江于校字

潘登明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七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逸文

經典釋文衛靈公篇知及之章後鄭本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一章集解無此章

按漢儒言齊論語有問王知道二篇又河間多七篇今均無一語可考朱氏經義考逸經卷旁搜說文初學記等書得六七條細核之皆不能無傳憶之譌此鄭氏本所多一章確有徵據而朱氏獨未收及因冠篇首表之

漢石經論語碑末記諸家有無不同之說有蓋肆乎其



肆也句

按碑本此句上下俱有闕文未能詳論

說文解字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璵兮其璿猛也顧野王玉篇璿字下亦引此爲逸論語

說文解字又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瑩文選神女賦李善注亦引此爲逸論語

徐堅初學記述逸論語曰玉如瑩也

徐鍇說文繫傳曰逸論語謂今論語中辭古者口授有遺漏之句漢興購得有此言謂之逸論語

按玉如瑩也當卽如玉之瑩變文據法言吾子篇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之瑩爰變丹青則此語顯出自

揚雄矣雄著法言本欲以象論語許氏因誤傳其文顧李徐氏乃相承誤也玉粲二句更與二十篇文不類恐亦出艱深文陋之手繫傳說僅想當然耳

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璣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璣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按此三十六字全見說文璠字下注並未云逸論語也初學記或因說文从玉部中有引逸論語者二條此又值孔子語遂并誤憶之歟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璠璣斂仲梁懷弗與呂氏春秋申其事云孔子徑庭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斂譬之猶暴



骸中原也說文所述似共彼爲一段話

又引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又謂之雕太平御覽亦引此爲逸論語

又引逸論語曰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也璣三采玉也玲琤瑒瑣瑤玉聲也璫玉佩也瑱充耳也璫玉飾以水藻也太平御覽亦引又虞世南北堂書抄引璣三采玉也一句祝穆事文類聚引瑳玉色鮮白也以下五句皆云逸論語

按上條乃爾雅釋器文下條仍說文玉部各字注也此等句法顯非論語所應有偶乘一誤遂公然全假欺世欺不以其方矣經義考援此數條謂其辭于詮

玉之屬特詳遂以齊論問王爲問玉篇譌而此類則皆問玉之文何自受人罔而復爲助其罔也

儀禮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辨君之南面注曰此謂特見圖事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于庭圖事于堂

按此實指爲鄉黨篇今篇中無若可斷爲逸而愚謂其非正文也禮前文庶人見君節疏引論語趨進翼如也云彼謂孔子圖事于堂圖訖降堂至君前橫過向門特加敬肅與庶人同也由是釋之似此圖事二大句爲鄭康成趨進句下注文賈氏以鄭證鄭趨文便

略去注字耳



禮記王制正義引論語曰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東坡曰蓋此不出文賈刃以獲獨微文與  
按衛氏禮記集說載孔疏作論語注曰爲是今集解中未見此數語或亦爲鄭氏逸注劉堂至宋前蘇又明堂位正義曰案論語千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部爲微黨今流中無宋四濶爲微而思臨  
干按此但據論語千乘之文而自演其說或改案論語作論語曰遂若下文之亦出論語耳國事千國事孟子章指引論語力行近仁必經之南而去曰此語  
按此中庸文音義暨困學紀聞嘗正其誤也  
孟子疏曰論語孔子謂惡濕而居下

按卽孟子本經文作疏者誤爲論語詳具條考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論語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桓寬鹽鐵論授時章引語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

按二條所有美文或疑今本之逸今考上條別見禮檀弓篇下條則誤合兩段辭爲一善館文長論語曰應劭風俗通義祀典卷引論語淫祀無福祀無福祀按曲禮下篇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與論語非其鬼而祭之意相類應書神怪卷載第五倫之言曰爲政當信經義經言淫祀無福非其鬼



而祭之諂也聯爲一辭應或因其辭之先入遂不復  
經意審別以致有此誤耶

又正失卷引論語古皆沒

按焦竑筆乘舉此爲語之逸其實卽顏淵篇自古皆有死句史記引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說文引論語曰跂予之足俱與經文絕不同蓋古人引經自有如此引法可以類參

三國志吳步騭傳曰論語言學不求祿心無苟得

按傳文云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顧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諸葛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

猛步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嚴衛尉張奮威蹈之矣通觀之知亦以此爲論語文也然準以古人引經之例謂其槩括學也祿在其中及見得思義又二語也可

羅泌路史國名記求之四夷而從鳳嬉何陋之有注引逸論語曰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按此乃論語緯摘袁聖之文宋均注曰鳳遇亂則潛居九夷羅莘以緯當逸經謬

開元五經文字曰椶莫干反見論語椶音酉見論語

按二十篇中未嘗見椶椶二字惟晝寢章注朽椶也字書椶與椶同改火章注冬取柞椶之火張氏當據



注文言之

說文繫傳儼字下引論語儼若思狗字下引論語仲尼之畜狗罔字下引論語其言罔罔然如不出諸其口也按前條禮記曲禮文後二條皆檀弓文

昭明文選魏都賦菲言厚行注引論語曰君子薄於言而厚於行

按似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之記憶訛又任昉求立太宰碑表注引論語曰爲王先用填黃泉爲王作蓐以御螻蟻

按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大王萬歲千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選注先引其語繼引延叔堅戰

國策論語云云蓋叔堅爲延篤字篤作戰國策論而此爲其論中語耳世或兼指爲逸論語直是可笑太平御覽嘗引論語子曰沐令人愛卯一沐令人白頭等文考之乃訛論衡爲論語同可笑也右自說文以下已俱非真逸經特以前人有其說而世惑之不得不一一舉其所以致誤以爲之剖析若此類之顯然訛謬雖他藉猶或有之學者當自能辨別今不瑣陳永康樓式禮校字







